



苑”的仿古建筑，前方为秦将蒙恬的骑马雕像。  
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西园村“蒙氏文史

## 家谱溯源

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会稽(今浙江绍兴)驾崩后，宦官赵高便和丞相李斯密谋政变，另立胡亥为太子并继承皇位，真正的皇位继承人、太子扶苏被害。受嬴政和扶苏父子赏识和重用的大秦第一名将蒙恬，也成了赵高的眼中钉，最终被迫自杀身亡。此后，蒙氏族人为了避免灭门之灾，一度隐姓埋名，远离秦都咸阳，深居西南山地。今天的海南蒙氏宗亲，他们先祖的踪迹，从蒙恬身后，先后踏足贵州、广西、广东和海南等地。

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300多人的西园村，是一个纯粹的蒙姓村落；村落的西侧，有一座占地约7亩的“蒙氏文史苑”，文史苑的主体是一栋高大的仿古建筑，建筑面积将近1亩，坐北朝南，前庭有一尊古代将军的雕像，马上左手握剑，右手勒缰，远眺前方，威武无比；雕像的底座刻有两行篆体金字——上一行字体较小，为“中华第一勇士”，下一行文字偏大，是“蒙恬大将军”。

绕过蒙恬的雕像，拾级九个石阶而上，仰视头上的门楣，但见一块蓝底金字的木质匾额，自上而下阳刻“蒙圣宫”3个楷体大字。进入室内，只见厅堂后方正中是秦将蒙骜和儿子蒙武的塑像，两侧则是蒙武的两个儿子——蒙恬和蒙毅的雕像，古铜的色调，看上去极具历史厚重感。

出得门来，东侧围墙上方的造型，状如长城的垛口，似乎在提醒人们蒙恬曾经修筑长城；右侧的围墙没有垛口，就着墙势而建的，是曲尺形的廊亭。

村民告诉记者，“蒙氏文史苑”是年近八旬、旅居香港的定安仙沟镇巡崖村宗亲蒙辉武先生捐建的，2011年夏天动工，一年后基本建成，正在逐步完善园区的设施和内容，譬如在廊亭的位置，还会增设家族历史的图文资料，预计今年年底开园，不收费，不烧香，欢迎社会各界前去参观。

由于早前的族谱不全，海南蒙氏至今无法厘清他们是蒙骜的第几代裔孙，只能从清代所修的家谱得知迁居琼州的先祖。

蒙氏家族与丘濬、海瑞等先贤有过深交，这在丘海传世的诗文中也可得到印证。

## 蒙鼎臣经商入琼

“前代之谱牒，多湮于明、清鼎革之余……”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美仁村蒙臻任所藏的一套民丙辰年(1916年)重刊的《育德堂》《蒙氏族谱》，历时已近百年，边角部位有所朽烂，但字迹斑斑可辨，世系历历可考。

由于明清改朝换代之际，蒙氏家谱多有散佚，及至清代嘉庆丁丑年(1817年)，海南蒙氏才又重修族谱，此后的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也不断续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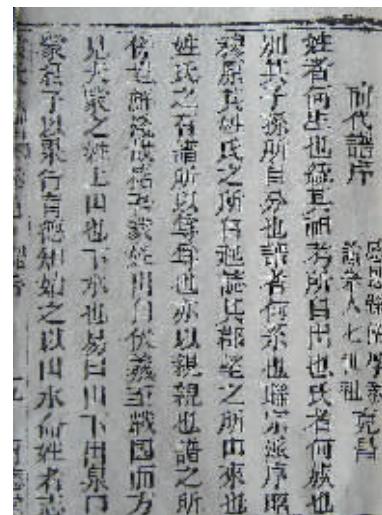
据族谱记载，蒙氏先祖蒙鼎臣大约在南宋末年(具体年月不详)以商人的身份，从广东渡海南下，看到琼州土地富饶，不恋于广，便先在海田(今海甸岛)居住，后来正式落籍龙岐村(今海府路旁)。蒙鼎臣在海南生一子蒙元麟，蒙元麟被后代尊为在琼一世祖；蒙元麟生四子，分别是绍圣、绍贤、绍秀和绍祥。

元代，蒙元麟的长子蒙绍圣迁居琼山郡城以东的条岐村(今属海口演丰镇)，其余三子仍住龙岐。

如今，蒙鼎臣的后裔已有27代，2万余人，主要分布在海口、定安、儋州、澄迈等市县，琼海、临高、东方、陵水和三亚也有少量宗亲，聚居点多达170余处。

# 海南蒙氏：不恋仕途爱诗礼

文/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

《蒙氏族谱》收录了蒙鼎臣七世孙、丘濬的学生蒙克昌撰写的《前代谱序》。

1916年重刊的海南《蒙氏族谱》。



蒙鼎臣的后裔，大都不迷恋仕途，却很看重诗书、礼义，不少人跟他一样都善于经商，在现当代教育界、艺术界和医疗医学界也有很多专家、学者。

## 丘濬世交蒙亨父子

移居条岐村的蒙绍圣，后代在4个支系中人丁最旺，约占现有人口的60%，读书人也较多，仅明代就有三代人连续中举，而且是叔侄、父子的关系。

蒙绍圣在条岐与邻里和睦共处，设立义学，并聘请名师授课，为乡里所称道。

明初的永乐戊子年(1408年)，蒙绍圣的曾孙蒙才顺考中举人，被授职交趾(今属越南)知县；正统辛酉年(1441年)，蒙才顺的侄子蒙亨中举，上任山东恩县训导；成化庚子年(1480年)，蒙亨的儿子蒙克昌又中举，授任恩县儒学教谕。蒙亨、蒙克昌父子双双中举后，琼州府和琼山县便在条岐村建了一座“钟秀”牌坊，褒奖这对父子的科举盛事，名噪一时。

蒙鼎臣的六世孙蒙亨(字时中)与丘濬是同窗好友，比丘濬中举还早3年。蒙亨曾写了一组七言律诗——《岐山八景诗》，分别是“屏山耸翠”、“带水湾环”、“榕树屯阴”、“椰林挺秀”、“月池夜色”、“花岛春香”、“山市晓晴”和“洋田朝雨”，皆为写景状物的诗作，而其中的“山市晓晴”一诗，生活气息最是浓郁。

晖晖晴日照山隈，野市柴门趁晓开。

木屐穿花游子至，绿荷包饭远人来。

化居有道晨常集，挂杖无钱晚始回。

会有仙翁来卖药，壶中咫尺是蓬莱。

蒙亨还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品，遇见能写诗的人，就请对方赋诗。又因为丘濬是其同学，便请他作序。

“山之形若树屏然，苍翠之色，四时不渝，山之下有水，水之流纤迤若带，缭绕乎田塍之间。其田弥望，可数十里，越田而南，有墟市焉。乡人之贸易者，恒晨集于是，盖一方之胜景也。”从丘濬的序文可以看出，他本人是去过条岐村的，否则无法对蒙亨的居所做细致的描写，“友人蒙亨时中世居其间，居之前有池，池之中有岛，岛之上亲植花木；而环其居者，又有榕树、椰、椰之属，远而望之，郁然深秀之中，栋宇隐然在焉，则又据山水之胜，而独得之也。”

可以想见，丘濬对蒙亨经营的诗意图所是艳羡不已的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，自然多变。

明末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的琼北大地震，条岐村是陷落为海的72个村庄之一，蒙亨和丘濬笔下的美景一去不再复返。虽然没有全村覆没，蒙氏族人也未悉数遇难，但是他们觉得那里不再宜居，于是决意搬离。或许正是因为那场地质灾害，蒙氏在海南的迁徙、居住范围更广了。

现在的条岐村，居住的是其他姓氏的村民。不过，村子东边还有蒙绍圣妻子唐氏和儿子蒙道宏的两座元代古墓，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，总有后代回村给他们扫墓。

“君之子克昌从学于余。”蒙亨对丘濬的学问、人品十分认可，丘濬的序文还提到蒙亨的儿子蒙克昌是其学生的事，足见他们的交情非同一般。

## 海瑞褒扬蒙端好品行

1570年，海瑞罢官归琼，开始了长达16年的闲居人生。他经常听到“财帛世界，今不如昔”的说法，开始表示怀疑，认为那仅是市井小人为利而来、为利而往的现象，后来随着接触的人多了，才知道世人出没于声色犬马的名利场，难以自已，至死不休，好比蚂蚁喜欢腥膻，飞蛾喜欢扑火，没有什么两样，将他们都视为市井之辈并不妥当。

但是，有一件事，震撼了海瑞的内心。

某日，母亲谢氏娘家龙岐村的父老来到金花村海瑞家里，说起龙岐村有位名叫蒙端、字德范的县学庠生，向来有义行。

原来，隆庆五年(1571年)三月，海盗进犯龙岐村，全村老少举家逃难，家里的用品根本无暇顾及。村民余达的妻子拿着裹有四十两银子等财物的包袱，在匆忙赶路时不慎丢失了。

蒙端捡到包袱，当时前后左右并没有人看见，他也不知道是谁家丢失的，便暂时收好。几天后，蒙端才得知失主是谁，便当着官家和众人的面完璧归赵，包袱内的物件纤毫未动。

这只是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，在古代的海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它的连带影响却不小。

因为在此之前，一张姓人家有一块扳指，很像是余达家的，便被告到了官府，官府也追查得很紧。蒙端还金后，张氏得脱嫌疑。村老还告诉海瑞：蒙端的义行不但解决了“疑狱”，也避免了余家和张家结怨和恶斗不止，“不为利己，不为祸人”；余达拿出一部分银子要送给蒙端，蒙端却认为那样会玷污了自己的双手。余达又再三恳求他收下，村里的众人也在一旁怂恿，蒙端却说“原非我有，原无此义”。

海瑞听了，感叹蒙端是个贤人，于是欣然接受村老之请，写了《赠蒙生德范还遗金序》。

此后，琼州府和琼山县也褒奖蒙端深明大义，琼州府学的学宪王某甚至将蒙端上调为“廪膳生”，并待以优礼。

明代府、州、县学生员最初每月都给“廪膳”，补助生活，但名额有限，府学40人、州学30人、县学20人，每人每月给“廪米”六斗。

蒙端从普通的县学生员——庠生，升为廪生，享受到官方的膳食津贴，海瑞认为这是应该的，但“生之初心不如是也”。蒙端并不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优遇而行义。